

社會

陶利守

△取材角度頗佳，片斷部份具故事性，描述落實。枝節太散，弱了主線，寫人物乏力。——邵岡
△題材清新，能把社會服務隊成員的心理作深刻描述。但在遣詞造句方面尚需濃練。——丁昆健
△言中有物，惟佈序欠當，稍顯雜亂。——林金鈔

她就是那個女孩，風若棣。

小紙球被風吹得往前直滾，她迫在後面想抓住紙球。紙球在我腳下停住，她喘著氣跟了上來，也不立刻去撿球，直怔怔地就站在我面前，快及我肩的高度，仰著頭，眨著兩顆烏亮的眸子看著我，一點也不害怕盯在自己小臉上的目光，看了我一會兒，她才彎下身拾起小紙球，然後頭也不回地招著手向操場上秦文禮的方向跑去。望著風若棣飄著長髮的背影，我竭力著想把秦文禮告訴我有關她的身世與那張秀麗的小臉聯想在一起。天色漸漸地沈下來，將近傍晚的氛圍沈靜地籠罩在整個國小的校園裏。隊上的伙伴都出去訪問人家，隊上只留下我和秦文禮值守。看看手錶，我知道他們快回來了。操場上，秦文禮毫無禁忌地和小女孩嬉鬧。我站在教室前的草地上，定定地望著這一大一小的身影，心裏不覺思索著為什麼在這樣一個純淨的地方，竟會發生這種事情。

期末，六月的酷日火毒地烤炙著學校裏那座紅磚瓦屋頂的圖書館。透過天花板的勢力，很公平的分擔給K館裏低頭K書，準備期末考的每一個人。圖書館所有的門戶全都已敞開，仍沒有半點的清風透進來，揮不去的熱意，反倒教人像是待在蒸籠裏，凝結的汗水黏稠稠的佈滿全身，濕透的內衫有一搭沒一搭地貼在背

脊上，這眼前密密麻麻的鉛字看起來都像是一滴滴的汗珠。我坐在枯硬的木板椅上，忍耐著頭頂絲絲灼熱的痛楚，感覺不比在外面的大太陽好到那裏。一連數天的煎熬，終於在我遞上考試最後一份卷子後，完全解脫了。走出教室，陽光白晻晻的刷下來，看著都覺愉快。大家像一群剛從樊籠裏逃脫的野獸，興奮地討論著各人暑假的去處。我早在學期中報名參加的社服隊。也在這時召人訓練，準備下鄉了。

考試結束後，沒事的人紛紛把宿舍裏的行李整理出來，然後揹著沈重的行囊迫不及待地趕回家。偌大一個校園一時之間變得沈靜下來。在活動中心的會議室裏，所有隊員閑散地坐在會議桌前，午后的躁熱，教人覺得昏沈沈的。從百葉窗縫篩下的陽光，刺目地讓人睜不開眼來。有的人已耐不住悶熱，伏在桌上睡著了。在集訓開始的第一天的介紹會上，隊長羅龍浩走上台，用清脆

響亮的音調打破沈寂：

「各位伙伴，很高興看到大家加入社會服務隊的行列。」他清了清嗓子，又說：「早在民國六十年由於釣魚台事件，造成我們外交上的挫敗，在滿懷悲憤的情形下，大專青年自我反省的發覺到，人助不如自助，爲什麼不將自己的力量投向我們的社會中呢？於是發起了社會服務的運動。以實際的行動，參與國家建設、服務鄉梓。」

「本隊秉持著這份精神，特別在全校招募有心的同學，投入這份工作。希望在以後的服務當中，能結合大家的力量，聚集每個人的智慧，解決所有可能遇到的難題，讓我們這份工作在鄉里間生根發芽！」

羅龍浩鏗鏘有力的語調，換來了大家一陣熱烈的掌聲。

「我們這次服務的地點。」他指著黑板上的位置圖。「是苗栗縣山區裏的一個小村落。它在半山腰上，土地貧瘠，沒有耕作價值，居民的分佈大部份是平地人和山上遷居下來的山胞。」

鄰座的大一女生董必菁、側過身悄悄問我：

「那邊不是要說山地話？」

不等我回答，黑板前的羅龍浩好像聽到了什麼，突然轉過身來。

「對了，在場的伙伴，有沒有會說客家話的。請舉一下手。」

董必菁很不好意思地對我吐了下舌頭。沒有幾個人舉手。只有二個。一個是我們班的趙子謙。

「好，請放下。我現在告訴大家，當地人大部份說客家話。」底下有人驚呼。羅龍浩看到發出聲音的那人，然後笑了笑說：「不要緊張。他們也會說國語。不過爲了能儘快與當地人打成一片，希望大家多找時間跟舉手的二位同學學習一下。」

突然間空氣中傳來沸沸的人聲。出去家庭訪問的隊員回來了，穿過學校矮短的圍牆還可以看出幾顆熟悉的腦袋。我拳起手掌，湊近嘴大聲地叫秦文禮回來。秦文禮聽見了，他彎下身對小孩不知道說了什麼，只見見小女孩一會搖頭一會點頭，然後往另一個方向離去。等小女孩終於消失不見了，秦文禮踱過來。

「風若棟走了？」

「嗯！原先她還不肯走，後來我答應以後會常和她在一塊，她才乖乖的回家。她蠻希望我們這些大哥大姊能多陪她玩的，我想。」

看來，秦文禮什麼事都會依她，這並不是一個好現象，我們下鄉服務，對小孩子是站在輔導的立場，而不是取代家庭或學校的地位，以免小孩子在心靈上太

過倚重我們，而養成依賴性。我把這想法告訴秦文禮。

「可是，她不一樣，你是知道的。她跟別人不一樣！」秦文禮神情略爲激動。「隊上的人回來了，你不要告訴他們風若棟的事，你們不理她就算了，我不要去們再去傷害這樣無辜的小孩！」

出發的日子終於到了，大家自備簡單的行李，攜帶隊上必需的裝備，一行浩浩蕩蕩地來到苗栗轉車下鄉。大伙兒在車上又唱又喊，整車鬧做一團。車子沒開多久，就離開大馬路，走著彎彎曲曲的山路，再走遠，只見窗外



四處是山，車子忽高忽低地一路顛簸，幾個拐彎，早已把來時的

城鎮拋得無影無踪。路愈走愈崎嶇，車子不時劇烈地震動，有些

女同學，早已停止了歌聲，臉色發白地靠在背椅上喘息。車子反

反覆覆地在重重的山巒間繞，艷麗的陽光透過路旁的針葉，金閃閃的刺入眼中。附近已看不到人

煙，盡目所及，是一片綠，和路旁山谷下滿佈大大小小灰色的

河床石。

傍晚，紅霞染遍半邊天空。

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大客車像隻龐然的怪獸，緩緩的駛進村子裏。我們緊靠在車窗旁，睜大著

眼睛，好奇地注視窗外陌生的世界。飄在車旁鮮明的旗幟和我們

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顯然引來這一向寧靜的村子裏居民的注目。

頑皮的小男孩們手裏拿著竹竿，邁著雙腳追著我們的車子跑；路

旁屋宅內，婦人托住飯碗走出大門，拉住剛學會走路好奇的稚兒

，一匙匙的餵著小孩，一面又睜著我們一車的人；廊下乘涼的老

人，抱著膝上的孫兒朝著我們指指點點；還有許多雙在門玻璃後

好奇窺看的目光。

我們住在當地國校的教室裏

，一切整理妥當，吃過晚飯，隊上最大塊頭的齊魯跑到我面前說：

「對不起，分配床位，我就在你旁邊，今後若有什麼風吹草動的，還請你多包涵。」

齊魯唸航海，以後要上船的。在隊上他是不可或缺的甘草人物，大夥兒沒事就是最喜歡圍在齊魯身邊，聽他一個人

天南地北的胡扯臭蓋。據他說從小就很嚮往流浪的生活，所以他常四處參加活動。甚至他曾經自己一個人玩遍整個南台

灣。反正當船員就是需要這種個性，隨遇而安。他說。

我知道他現在是指他的鼾聲。早在學校訓練時，我就睡在他鄰鋪，每天晚上總要在床上睜著老半天的眼睛，一直聽著他又粗又大的聲音，久久不能入睡。等到醒來後，看見他

那副無辜的表情，又不好意思怪罪他。齊魯說完，又裝模作樣的一鞠躬，然後一溜煙的跑到教室前面，和操場上嬉戲的

小孩們玩成一堆。沒一會功夫，校園裏漫遍了齊魯和小孩們的笑聲，連操場後的夕陽，似乎也染上了一層笑暈。遠處的

山巒也除去了翠綠的顏色，只剩下鮮明的稜線清晰可見。呱呱唧唧的蟲鳴此起彼落的應著。好一個恬靜的仲夏夜。未來的

服務會在這片山林綠野間生出什麼樣的果實呢？我自忖。

聽到風若棣這個名字，也是兩天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已經來到這個村子有好幾天了，附近的小孩跟我們相處得

很熟，常常趁著傍晚我們結束白天工作休息的時間，找自己最喜歡的大哥大姊到操場上玩耍。那天傍晚，吃過晚飯，我

和班上一塊參加社服隊的趙子謙到操場上走走，不一會兒幾個小孩就把趙子謙拉到一旁玩去了。一個我很熟，叫做阿刁

的小男孩，走到我身邊，悄悄地對我說：

「大哥哥，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他把我拉到一株榕樹下。

「我跟你講哦，有一個女生喜歡秦哥哥。」他故作神秘狀。

他說的是秦文禮，跟我一樣也是第一次參加社服隊，家訪和我分配在同一組。

「有什麼關係，你不是也跟我說你喜歡董姐姐嗎？」我開玩笑地說。

「不一樣啦，那個女生好凶哦，她不准別人跟她的秦哥哥講話哩。」

我沒把它當一回事，阿刁見我沒什麼興趣，一下子就被別的

同伴吸引到旁邊去了。

天黑了以後，我跟著幾個隊員去教士風舞，這次來了好幾位

村裏的婦女，興緻很高的跟著學舞，大家跳得很帶勁。跳完土風

舞，大夥兒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回學校。路上我和秦文禮走在一塊

，我突然想起阿刁的話。我告訴了他，他沈吟了一下，才說：

「嗯，我是認識了一個小女

孩。她告訴我她是一個養女，所以我對她就比較特別注意。或許

因為她身世的關係，她的個性也很奇怪，常常獨佔地要我一個跟

她玩，不讓別人加入，我也由她

。有時玩得好好的，她突然翻臉打我。我想她一定受過什麼折磨

。這個女孩叫做風若棣。」

想不到竟有如此坎坷的故事

。我不禁喃喃地重覆唸著這個名字：風若棣。

我們抵達之後的第二天上午，服務的工作開始展開。上午的工作是國小夏令營。隊上設計了一系列的活動，希望能讓當地的學童們有一個充實的暑假。今早來報到的孩子有六十六位，而全校也不過僅有一百餘位學生。面對這一群含羞帶笑，流露著好奇感的深黑眼睛，以及閃著銅亮光采的結實肌肉的山上小孩，我深深地吸了口氣。經過半天的相處，我們很快地就和這群孩子打成一片。山上的孩子有種格外不同於都市兒童的氣質，那是飽經大自然山林野氣薰陶的堅毅、倔強、機敏；再加上流在血脈中天生愛好歌唱舞蹈的才賦，使得他們彷彿璞玉一般，叫人自然地便忘卻許多在都市中才有的客氣與不信任。

生不息力量的”風“字，來形容這群山上活潑的孩子，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結束了上午的活動，每個人心情都很愉快，顯然已感染到孩子們天真爛漫的愉快。中午吃完飯，休息以後，我和秦文禮一組準備出發作家訪。走出國小，原本就小的村子，一眼望去盡是穿著同一式衣服的隊員。有的組已在敞開的門內實地訪問起來，有的組駐足在別人門前，遲疑地不敢進門。我跟著秦文禮像嗅著踪跡尋找獵物的獵犬，一路尋找「尚未開發」的民戶作訪問。走在路上，我感覺自己就像隻過街的老鼠，原本應該屬於寧靜的午后，一時之間變得躁熱起來。整個村子的人似乎全都放下工作來看我們的熱鬧，許多人從屋內探頭出來，看看我們這一群人究竟在搞什麼鬼，有的人家乾脆緊密門戶，直接打消我們想拜訪的念頭。

我硬著頭皮跟著秦文禮終於走到一間房子前，秦文禮毫不猶豫的踏過門檻，我不好意思地跟了進去。裡面佈置陳舊，靠牆的藤椅上坐著一位老嫗，地上有位中年婦人，坐在小板凳上，手上做著小灯泡的手工配件。秦文禮見那婦人手上忙著，直接對牆邊的老婦人說：

「對不起，我們是從新竹來的大學生，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老婦人沒有反應，反而對地上那位可能是她媳婦的婦人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秦文禮悄悄告訴我，那是客家話。秦文禮的媽媽是客家人，所以他聽得懂，但是他不大會說。婦人反頭回答了幾句話，老嫗點點頭又靠回牆旁，安靜的看著我們。秦文禮改變對象，對地上的婦人把剛才的話重覆一遍。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地上的婦人沒有反應，秦文禮又問了一次。

「沒空。」婦人頭也不抬地說。

秦文禮尷尬地僵在原地。沈默了一會，我趕緊打破僵局。

「沒關係，您繼續忙。不知道您先生在那裏做事？」

「礦工啦！」仍是那副硬硬的口氣。

「哦，那一定很辛苦，你們這樣生活還過得去吧？」秦文禮接著我的話說。

又是一陣沈默。

「就是這樣，」口氣軟化了一點，手上的工作似乎也頓了一下。「……………幾個小孩大了點，就可幫一點忙，大的可以出去做事，女孩幫我忙，小的也不用吃奶……………還有老的……………」

到後面幾句，幾乎是婦人自言自語，聲音低得聽不出說些什麼。我看不是辦法，就改變話題。

「我們這次到這裏來，不知道您對我們印象怎麼樣？您希望我們隊上能為您做些什麼事？」

「差不多，跟上次有來過的大學生一樣啦。」

我記起了隊長曾經提過有別的學校服務隊也來過這裏服務，沒有什麼好聊的了，我們匆匆介紹了一下隊上這幾天的活動，然後離開了這戶人家。我們又訪問了另一戶人家。應門的是位中年

人，滿身的酒味，帶著濃厚的山地腔，很彆扭地嚼著國語講話，興緻很高的跟我們談話，我們很費力地去傾聽他說的每一個字，講得無非是一些無關痛癢的瑣事，聽了許久，突然他回過身去，拿出一瓶米酒硬要我們喝，嚇得外表斯文的秦文禮臉色發白。好不容易婉拒這份盛情，我們見時候不早，就告辭了。回到隊上，大伙兒全都回來得差不多了，屋裏鬧烘烘地一片熱鬧，每個人急急地想把訪問發生的趣事告訴別人。秦文禮見酒爽騰的事，也被傳為笑話。

這個村子其實只有上百戶人家，還有不少人住在附近的山裏頭。還記得下午訪問的路上，我遇到一位上午剛認識的小朋友。我問他，同學家都住在那裏。

「老師，」他還不習慣改口叫我大哥哥。「除了村子裏的，其他人就住在那邊啫。」他指著迎面的一處山頭。帶著山人慣有的腔調，在語末加了個重音的諾字說。

「住在山上？」我不可置信地望向那座山頭。

「不是啫！是住在山後面。他們每天爬好幾座山來上學，還有的要留在家裏做事，所以上午沒有來啫。」他以為我在追究上午沒有參加夏令營的小朋友，沒有來的原因。話裏還是那個啫字。上揚的音調，反倒像有再大的困難，也都被化解得一點嚴重也沒有。

他們回來了。齊魯啞著嗓子繼續述說家訪時遇見一隻大狼狗的驚險故事，我聽了一會兒就走了出來，秦文禮也不知去向。我腦中依然映著風若棣的那張小臉，我想著方才秦文禮所說的話，思緒一片紊亂。晚上要在大操場上放映電影，隊上有幾個人正在操場上架起布幕。已有幾小孩子坐在小椅子上，支著手肘等著電影開映。我想起小時候每次有電影巡迴來到眷村裏放映時，我總是第一個拿了椅子坐在前面，然後一面看前面的人像變魔術一樣的架好所有的東西，一面閃躲飛在頭上的飛蟲。

吃完飯，大家就到村裏沿街宣傳，敲鑼吆喝好不熱鬧。天黑以後，村裏大大小小帶著板凳，圍坐在操場籃球架前的水泥地上。電影布幕在輕風中搖曳，放映機的青光翳入空中，藍色的星斗顯得格外地黯淡。頑皮的小孩時而探手到放映機前，故意在螢幕上留下個大影子。有些耐不住坐的小孩子，則跑到附近的草叢邊捕捉夜螢。

忙碌的一天又過去了。夜裡，大家各自就寢。隔床齊魯的鼾

聲大得讓人無法入睡。躺在床上，思緒在腦子裏翻來攪去。我想這幾天服務的一切，這裏的人和他們的生活。我悄悄起身，步出室外，坐廊上看滿天星斗。沒有注意一向很少說話的張裕新走到我身旁。他也睡不著，我跟他聊起了這幾天來的感受，他耐心地等我說完，然後緩緩地說：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來錯了，或者參加服務隊根本就是一個錯誤？」

為什麼他有這麼怪異的想法？而我只是告訴他這幾天服務帶給我強烈的感受，這裏的居民生活是多麼的刻苦，而小孩子們又是多麼的單純。我抱著好奇的態度參加服務，而這幾天我也瞭解了我生活之外的另一個世界的情形，我喜歡這裏，我喜歡這次的服務。我不懂，我不懂他為什麼會這麼說。張裕新從我的臉上讀到了疑惑。

「我並不是沒有你剛才所說的感受。從小我就很痛恨那些到孤兒院去讓院童感覺自己需要依靠別人而又自稱服務的人。我們看到我們所想像看到的，但是他們呢？他們什麼也沒得到。我們和去孤兒院的那種人又有什麼差別呢？」我的腦中一片紊亂，真的，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我們好奇地來到這裏，然後又挨家挨戶無端地要居民回答，生活得好不好，需不需要幫助之類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許是他們從未想過，也不需要去想。」



張裕新不自覺地放高了音量。值夜的老骨頭，蔡允誠，走了過來。無言以對的我，告訴他方才張裕新所講的話。

「你有沒有想到我們也有可能發現生活困苦、亟待援手的人家？」參加過好幾次社服隊的蔡允誠，聽完話之後說。

「可是我們能改變他們的生活嗎？如果我們就此想改善他們的生活，這根本是陸上行舟！何況我們有誰夠資格去決定這些村民的生活方式？或許我們覺得生活艱難的環境，他們却能甘之如飴。」

聽到張裕新的陸上行舟，我想到了齊魯。齊魯和張裕新是兩個性格完全相反的人。蔡允誠沈思許久才說：

「有一句話：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不管怎麼說，我們總是盡了力表達我們自己對社會的一份關懷。可是每一次的服務，我發現自己獲得的比付出的多。我想，參加社服隊對本身最大的價值就在這裏。」

張裕新又恢復原有的緘默。回到床上，心中落實的睡去。

次日，大伙兒睡得很沈，隊長一一叫人，才把人弄醒。幾天的工作下來，大家的體力已有不支。睡眠已成爲最不敢奢求的一件事。上午的學童來得更少，許多人必須留在家裡幫忙工作。隨著人數的減少，輔導員也愈來愈不帶勁。只有齊魯，永遠對小孩子充滿了吸引力，只要他一上台，氣氛完全不一樣，此起彼落的

笑聲不斷。因爲明天上午最後一天的向上營結束後，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小朋友在離開學校前，拉著我們問我們什麼時候離開，望著那一張張令人憐惜的小臉，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好。

午后的天氣愈來愈悶熱了。下午最後一次的家訪是針對這個村裏某些個案作調查，這些個案泰半是低收入的貧戶。離開學校後，我和秦文禮找到教堂旁的一間獨立，用塑膠板搭起的屋子。我們前前後後繞了這屋子好幾圈，才總算找到一扇比較像入口的門，用幾片木板釘湊而成。沒有電鈴，我輕輕敲了幾下門，不敢確定有沒有人住在裏面。沒有聲響，秦文禮走上前來，用力拍打門橡的木板，打了好一會兒，仍沒有動靜，我們正打算轉身離去。突然聽到咔嚓一聲，內門鎖打開，門後探出一張清瘦的臉，我嚇了一跳，退後半步才看清楚這張臉：滿面于腮，沒剩幾根白髮的禿頭上，依稀可見青色的老人斑。這張臉也不發一語，只是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們。我鎮靜了一下心情，囁囁地問他：

「請問宋興柏先生在不在？」

宋興柏是我們這組訪視的案主。這張老人臉點了點頭。沒錯，他就是我們要拜訪的人。

「呃：我們是社會服務隊，來這裏作服務。我們可不可以進去坐。」

他放我們進來。光跟著我們背後透進來，才看清楚屋裏的一切。八坪大地方，居然除了厠所，也隔成三間房，外面只放得下一張飯桌。屋內不透風，雖然電扇呼呼地吹著，還是熱得透不過氣來。老人轉過身來，才看清楚面前的人，短小的身材，七十多來歲。

「有啥麼事？」渾重的外省口音。有幾個附近的小孩子從洞開的大門竄進來。老伯摸摸他們的頭。顯然跟他們很熟。

「我們是希望你和你聊天，多瞭解一下。」

「什麼？」大概是聽不懂國語。我無助地看著身邊的小孩子，冀望能得到什麼幫助。

「他有重聽，要講大聲喏！」其中一個比較大的男孩說。然後男孩拉拉老人的手，示意要他蹲下身來。男孩把手合起來湊近老人的耳朵，把我的話重覆一遍。「瑪鹿，他們說要跟你聊天。」

我悄悄地问另一個女孩，瑪鹿的意思，她搖搖頭說，大家都是這麼叫他的。我猜想大概是山地話中對長輩的稱呼吧。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名二第組說小



老人露出笑容，直朝我們點頭：「好！好！」

「老伯，你住在這裏有多久？這裏。」這次我曉得把嘴湊近老人耳旁，用力大聲地說。

「噢！我三十八年坐船，從大陸，跟軍隊到台灣，就來這裏。」老人有點結結巴巴的說。

「您那一省人哪？」

「噢，我，湖北。」

「您住得還舒服吧？」

「噢，這裏？還好，還好。」他指了指地上，連點了好幾個頭。剛才說話的男孩說，這房子是老人自己搭起來的，男孩的爸爸也有來幫忙。小孩子聽不出興趣，又一個個竄了出去。

「您平常做些什麼事？」

「我呀！看教堂，教堂。」他指了指屋旁的教堂，好讓我們知道。「平常也種了一些菜。」

「地是教堂給我的。」他想到了什麼似的。

「您這樣生活，錢夠不夠用？」

他好像沒有聽清楚。我頭湊近一點，開口要再問，他突然懂了說：

「噢，錢哪，夠了夠了！教會的修女還給我一些錢。我，一個人，不會用太多。」

「您會不會太無聊。呃，我是說平常的時候。」

「不會，有小孩陪我嘍。我平常也看看中央日報，學寫字。」

他不好意思地笑著。「打仗，書都沒有讀好，只有小學程度，沒有你們大學生讀得多，當兵的

時候，班長說我寫的字好看，現在沒打仗了，我常常寫字。」

他指給我們看另一個房間裏的寫字枱，當我稱讚他勤學的精神很了不起時，老人羞赧地露出滿口黃牙，笑得合不攏來。不知道為什麼，看著老人的笑容，我

想到了爸爸。爸爸也是從大陸當兵過海來台的，他常常談起以前打仗的英勇事蹟，有時說到激動，

他會捲起袖子，捶胸握拳的，最後也是露出滿口黃牙，哈哈大笑。

秦文禮自始至終都沒有開口。走出小屋，秦文禮才像回了魂似的說：

「他的生活跟我原先想的不大一樣。」

這教我想到了昨晚張裕新的話。下午全隊匆匆地結束家訪，準備晚上晚會表演的彩排。晚上的晚會十分順利，除了精心擊劃的節目之外，觀眾之中亦有幾位山地同胞自告奮勇上台，高歌一曲，晚會在熱鬧的氣氛中結束。

整晚除了幾個節目外，全場看不到秦文禮的影子。晚會結束後，秦文禮突然出現，把我拉到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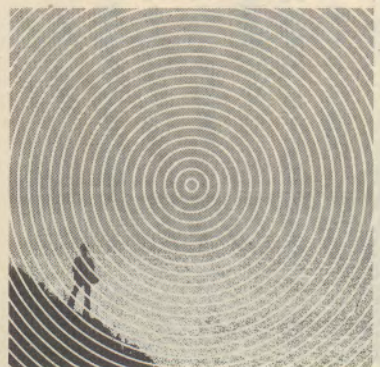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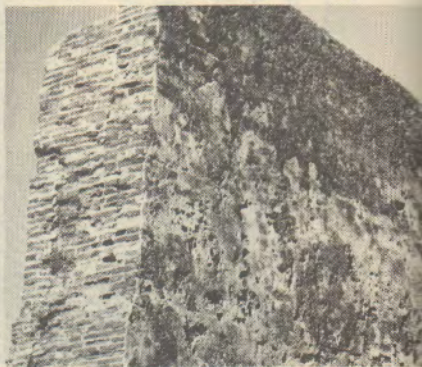
「我去找阿棟了。」

我猜也是這樣。

「她一看見我，莫名其妙地哭了，我也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後來她止住了淚，把袖子捲起來，整隻胳膊上到處是一塊塊又青又紫的傷痕。我才曉得，天底下竟有這麼狠心的養父母！」秦

文禮恨恨地說。

「我決定了。」他繼續說。



天再找出時間，讓大家交換對此事的看法。走出教室，老骨頭蔡允誠悄悄拉住我和秦文禮說：

「我聽到你說的那個女孩。我上次家訪時剛好訪問到風若棣的家庭。跟我們談話的是一位中年婦人，她告訴我們上次也有個大學的服務隊到這裏服務，他們和村民相處得很愉快，其中有一名男隊員，對風若棣，也就是她的女兒很好，待她像妹妹一樣。服務隊結束後，他常常寫信給她，也曾經帶她去台北玩過。後來

「我要把這件事告訴大家，希望大家一起想想辦法。」

晚上開檢討會。對於這幾天的服務，大家紛紛提出自己的感想。最後，輪到秦文禮，他靜靜地說出風若棣的事情。全隊一片沈默，隊長見時間太晚，宣佈明

天再找出時間，讓大家交換對此事的看法。走出教室，老骨頭蔡允誠悄悄拉住我和秦文禮說：

「我聽到你說的那個女孩。我上次家訪時剛好訪問到風若棣的家庭。跟我們談話的是一位中年婦人，她告訴我們上次也有個大學的服務隊到這裏服務，他們和村民相處得很愉快，其中有一名男隊員，對風若棣，也就是她的女兒很好，待她像妹妹一樣。服務隊結束後，他常常寫信給她，也曾經帶她去台北玩過。後來

這位男隊員發生事故，去世了。風若棣受到了打擊，情緒受到影響，在學校的班上裏常常悶悶不樂的，時常會無緣無故地哭泣，有時候身上也不知道是怎麼弄的，滿身都是傷。總之，你說的養女的故事，完全是風若棣自己編出來的。」

「怎麼會呢？怎麼會呢？」

秦文禮嘴裏不知喃喃地在說什麼，一個人呆在那裏。

我的腦子裏轟轟隆隆地，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社服隊結束後，整整快一個學期人都在忙著課業，考試。暑假裏的一切回憶，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一日上午，上完課走出教室，在思源池畔迎面走來秦文禮。自從上次服務隊回來，就沒有再看過他了。秦文禮也看到我，熱情地走過來打招呼。

「這位是我的女朋友。剛從台北來。」他拉著身畔的一位衣著人時的女孩說。

所有暑假的回憶一下都湧了上來。我急急地問他：

「風若棣後來怎麼樣了？」

「風若棣？那個風若棣？」

忘了，他什麼都忘了。我心一橫，用力大聲地衝著他說：

「沒有。什麼都沒有！」然後頭也不回地跑開。

天空好藍。我眼前一陣溼潤，彷彿又看到那群深黝眼睛的孩子。還有，那個叫風若棣的女孩。